

卷〇三〇三 人字

卷〇三〇四 人字

永樂大典

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三

九真

人

詩文

唐韓昌黎集原人

形於上者謂之天。形於下者謂之地。然則

其兩間者謂之人。形於上。日月星辰皆天也。形於下。草木山川

皆地也。命於其兩間。夷狄禽獸皆人也。曰。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。曰。非也。

人可上或有曰字。指山而問焉。曰。山乎。曰。山。可也。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

矣。指下或有而字非是。指山之一草而問焉。曰。山乎。曰。山。則不可。或無曰

山乎三字。故天道亂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。地道亂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

平。人道亂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。方無故字。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。地者

草木山川之主也。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。主而暴之。不得其為主之道矣。

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。篤近而舉遠。仁或作人。非是。敬齋泛說退之原人。

而東坡譏之。曰。禽獸與夷狄異。夷狄與人異。而一視而同仁。是以待人之

道。待夷狄。待夷狄之道。待禽獸也。李子曰。蘇子之譏誤矣。退之固曰。人為

夷狄禽獸之主也。故雖夷狄禽獸。亦必以仁恩均及之。不謂人與夷狄。夷

狄禽獸之主也。故雖夷狄禽獸。亦必以仁恩均及之。不謂人與夷狄。夷

秋與禽獸等耳。且人則有知有識者也。禽獸則有知而無識者也。草木則有生而無知者也。禽獸固賤於人。而草木之微。又甚賤於禽獸也。而詩云。敦彼行葦。牛羊勿踐履。方苞方體。維葉泥泥。故周家忠厚之德。至今稱詠。以為仁及草木焉。彼草木之無知。君仁猶且及之。況禽獸乎。而又況於夷狄乎。以及人之仁及夷狄。以及夷狄之仁及禽獸。皆仁也。可以一切之仁。而遂謂人與夷狄禽獸等哉。蘇子大意。必以韓子有一視同仁之語。故指之以為等耳。獨不念此語之下。不曰篤近而舉遠乎。是其言一開一闔。自問而自釋也。何嫌何疑而痛譏之。蘇子之譏。舍其自釋者而專病其自問者。以此而論文。則雖六經猶將有譏也。況退之之言乎。若蘇子之譏。所謂過甚之論也。自以過甚論人。而反以人為過甚。則真所謂過甚矣。古人之論人。曾不如是。然今人之論人。未有不為過甚者。論者不必必其當。唯母至於過甚而已。宋司馬溫公傳家集撫納西人詔意。元祐元年三月上朕聞王者奄有四極。至仁無私。靡間華夷。視之如一。夏國主秉常。世六西土。藩衛中邦。自其祖彝興以來。沐浴皇化。職貢時至。率多忠勤。仁宗甚帝如之。寵名。昨以大國。錫予之數。歲則有常。曷因邊臣奏陳。士彼君臣。職及務文詰問。曾無報應。神宗皇帝乃出師命將。極彼阨危。在於夏國。彼秉常

實有大造。而所部之人。遽敢自絕。侵軼我邊鄙。虔劉我吏民。正旦同天。皆不入賀。國家包以大度。置而不問。但絕歲賜。以俟悛心。不幸先帝違棄。萬國朕嗣。守令緒祇承前志。夙夜寅畏。迨今朞年。宣廣恩澤。無幽不振。而夏國主秉常。屢遣使者。造于闐庭。弔祭計告。寔修常職。朕惟江海之大。來則受之。豈復追念往昔。校計細故。宜捨其前日之不恭。取其今茲之效順。曠然湔滌。與之更始。目今申敕將吏。嚴戢兵民。無得輒規小利。擾彼疆場。凡歲時順養。命有司率由舊章。必使桴鼓不鳴。烽燧無警。彼此之民。早眠晏起。同底大寧。不亦休哉。可布告中外。咸使聞知。翟忠惠先生集陳革等母張氏封室人制。具官甚。昔先王班序顛毛。以齒投民。朕貴老達尊。庶幾忠厚。嘉爾眉壽。多歷年所。錫之命秩。以慰子心。可。孫覺奏議上神宗論不當召對小臣。詢兩府臺閣人狀。臣聞近者召對臣僚。雖或踈遠微賤。陛下亦霽天威。賜以清闕。此固聖主好問盡下。推誠不疑。甚盛之德也。或聞進對之間。陛下時時論及人物。上自兩府大臣。下至臺閣新進。使之區處題品。此雖陛下欲廣其聰明。不專一人之言。以為信。但欲周知郡下之智。能長短。情狀曲折。然臣竊以謂知人。堯舜所難。孔子亦曰。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。其不善者惡之。得對之人。未必皆賢。而公其好惡。就令才識可采。

亦未必盡知人之明。問荅之際。陛下不能不微見聖懷。流俗之情。多事容悅。度所喜者飾其賢。觀所惡者詆其醜。或陛下少加酬對。必漏其所言。大臣聞之。必懷顧慮。小臣聞之。必事朋黨。臣以謂人主不得不知群臣之忠邪。人才之高下。苟於侍臣從官之中。忠信篤實。而好惡不私。材實敏明。而鑒裁不眩者。時賜考察。參伍其人。亦不至於失士。張魏公奏議。奏乞多撥錢米。招來北人狀。臣累具奏陳。乞兵淮甸利害。區區愚意。容有未盡。理合密以上稟聖聽。臣體訪得東北今歲蝗蟲大作。米價踴貴。日來尤甚。中原之人。極艱於食。加以虜政。名為寬大。實行苛刻。百姓皇皇。莫不思變。若不因此機會。廣示懷撫。中興之業。何自而立。臣愚欲乞戒諭朝廷。檢照臣前奏。多撥米斛錢物。付臣措置。招來吾人。人心既歸。虜勢自屈。伏乞聖慈。更賜詳酌。早降處分。張南軒集荅新及第人啓。茲審承恩天陛。拜慶親庭。間里知榮。士友增慰。惟策名委質。當思忠義之勉。聞而學道愛人。豈其利祿之是慕。願擴昔賢之志。永為鄉國之光。孫沔奏狀上仁宗。乞止絕宮人出入。臣伏見芳林園南宅。見安故豫王靈輿。至三月初三日。方行攢殯。諸官奠酌慰禮已畢。今見大內車蓋出入。朝暮往還。非全痛戚之情。頗涉朋遊之便。道途窺覷。僕御喧譁。禁士縱欲嚴呵。宮人難於檢察。誠為隱

暗亦合防微。伏恐奸細乘時。駭機竊發。人之所忽。事不可知。伏諒陛下以
苦切在中。周思未及。臣叨司視聽。湏至達聞。欲乞指揮。故豫王本宮人在
彼祗候。朝夕祭奠。餘並止節。勿令輒出。深為利便。鄭剛中北山集三老人
奏狀。臣初入陝西。即訪問高行之士。有奉議郎原州通判米璞。朝請郎
前知隴州劉化源。奉議郎前簽書博州判官廳公事劉長孺。士民衆口一
辭。謂璞當廢齊亂常。群僞爭進之日。杜門謝病。終不受污。關陝之人。見璞
則知有朝廷。今雖童稚能道之。化源守隴。孤城既陷。虜守視之不得死。驅
入河北。鬻蔬果。隱民間。十年卒不屈辱以歸。長孺當逆豫萌光之日。嘗致
書備陳祖宗德澤。勸其轉禍為福。豫怒毀除告牒。囚之百日。後復起之以
官。長孺堅卧自若也。三人皆本貫耀州。業儒登科。亂離以來。糠豆不贍。而
高風善行。藹然有聞。臣於本州津致前來。親加勞問。而璞苦風痺。右足幾
廢。化源等已老。步履亦艱。雖作聖旨行下。發赴行在。緣以老病各不能就
道。伏念聖慈憐其陷沒之久。察其志節之高。特與除官觀差遣。仍進官一
二等。償其閒廢之日。使璞等優游祠祿。為鄉曲門戶之榮。實聖朝激勵風
俗之道也。司馬溫公傳家集乞撫納西人劄子。元祐元年三月六日。臣先於
二月中。曾上言。乞因新天子繼統。下詔赦西人之罪。與之更始。雖未還

其侵疆。且給歲賜待之如故。此道大體正。萬全無失之說。而執政所見。各有異同。沮難遽延。遂屏棄不行。臣竊聞今來西人已有闕報。定使副詣闕賀登寶位。國家若於此際。又不下詔開而納之。萬一西人蓄怨積憤。肆其悖心。或有一騎犯邊。或於表牒中有一語不遜。當是之時。雖欲招納。乃是畏其陸梁。傷威毀重。何耻如之。臣之前策。亦不可行矣。伏望陛下令三省樞密院。將臣三月三日。十二日。十六日。并今來所上文字。一處進呈。臣愚欲為國家消患於未萌。誠惜此機會。夙夜遑遑。廢寢忘食。陛下若俟詢謀僉同。然後施行。則執政人人各有所見。臣言必又屏棄。凡邊境安則中國安。此乃國家安危之機。伏望陛下察臣所言。甚易行而無所害。可使華夷兩安。為利甚大。斷自聖志。勿復有疑。取進止。劉孝孫集上神宗乞召對之人量加試用。臣伏見陛下講修衆務。揀拔人材。雖毫善寸長。畢蒙收采。英識睿鑒。前古罕及。然其間有召自遐遠。使之對揚。天資高明。聖問宏奧。幽仄之士。乍對清光。舉動語言。過於兢畏。偶有罷去。能無沮傷。蓋其始召也。皆以為榮。及其罷去也。不勝其辱。況士人或緣臣僚薦舉。或為朝廷所知。比之輩流。必有可采。苟就其材器。各加試用。不惟不沮傷其志。是亦陛下覆載涵育之德也。素起巖東塘集天府措置拘鎖人劄子。臣茲以久

晴闕雨。祈禱略應。凡所以仰承德意。加惠小民者。不敢少怠。如清刑獄。如放贖賞。如寬征索。如蠲夏稅。苟可以召和氣。慰民情者。行之惟恐弗及。臣切見本府遵承舊降指揮。凡盜賊累犯。其人桀黠難制。與已斷逐而復回者。項箇永遠拘鎖外縣寨。日給糧食。輦轂之下。誠不為過。惟是積日既久。拘囚數多。歲歲增數。無由可脫。目今本府拘鎖已及玖拾柒人。若永久拘囚。不復再見天日。罪故可嫉。情亦可憫。在法羈管編管。各有年限。蓋未嘗終其身而拘囚也。今來亢陽闕雨。上件囚徒。所合措置。臣愚欲望聖慈。將見行項箇拘鎖之人。如元係配隸者。即押回元配所。如係強壯者。即照淳熙十年五月內。本府已承指揮。與分刺屯駐軍。其餘皆連各人家屬。分押出本府隣州界。庶幾奸盜有自新之路。無終囚之苦。亦感召和氣之一端也。韓元吉南澗集論歸正忠義人。錢米田割子。竊見沿淮諸處。近緣虜境旱蝗。歸正忠義之人。動數千計。若不優加存恤。無以昭示國家德澤。若欲家給人足。實恐州縣不能應付。而目今諸處所申。多是便欲依諸軍例。盡行支破請受。或欲借請糧之類。並不分別人數。開具名色。有司執法例。皆不敢批放。而歸正之人。侍報日久。別無衣食。必至悔怨。理宜措置。欲望朝廷行下。逐處遇歸正忠義人到。且依常平法。大人小兒支破錢米。如賑

濟之數。却行取責數內。情急充軍。應得等仗之人。即與支破軍人請受撥
隸諸軍。或武藝高強。情急充効用之人。即與支破効用請受撥隸効用。其
不願充軍。及不迭等仗。別無武藝之人。且與接續賑濟錢米於淮南兩路
取撥間田。或官莊田土。支借牛具種子。各令服業。候至來年收麥時候。始
行罷給。庶得上不虛費大農之儲。下有以固結歸順嚮化之心。洪适盤洲
集試驗揀汰人劄子。戊子正月二十二日上。二月一日依。臣近准樞密院
行下史正志陳請令諸路將揀汰使臣銓量人材。非老弱者具名申上。本
府共有一百五十餘人。臣將揀選到人。躬親看驗。亦有年未五十。身無疾
病。可以從軍者。却稱係筆吏出身。不習弓馬。乃是竄名冒賞。分明臣竊謂
近歲軍賞泛濫。無以矯革。此等人既已寄名得官。隨踵離軍。便與直隸行
五人。一等注授添差差遣。俸祿相繼。更不待闕。終身徽幸。誠為太甚。臣愚
欲乞行下諸路。向後揀汰使臣到任。並令知通兵職官。逐一子細試驗。其
年未五十。非有廢疾之人。若或不習弓馬。即發回吏部。令與在部人衆同
理名次差注。庶幾履行陣傷矢石之人。有以甄別。伏望睿察。更賜詳酌。如
臣言可採。乞賜施行。取進止。唐施肩吾西山會真記識人論。上清玄格
曰。大道似不肖。盛德若不足。韜光晦跡。自衛其身。人不知也。道未足於已。

言已輕於人。事未克於內。驕已見乎外。好勝於人。人不知也。修真之士。識人爲先務。當其取士也。聽其言而觀其行。及其求法也。察其理驗其功。勿以人而廢言。防其大辯若訥者。勿以言而用人。防其善爲說辭者。或大醇而小疵。始愚而終聖。修真之士。亦有知人之鑑。不可不奉無上之道也。又曰。古今聖賢。雖有兼人之智。普照之明。未嘗不先求於人。謂務學不如務求師。師人之模範也。黃帝求赤松子。半年方得中戒經。止于防外之失。劉安師王道厚。終年始得小術法。又不及修養之事。陰長生不以馬明生久病而怠其業。葛稚川不以鄭思遠家法。而誨于人。耳珠度胡氏。而始終如一。方方遇金華。而遠近相隨。張夢乾三遇海蟾。方得三乘之法。解志一一見旌陽。盡授九轉之功。王猛見長壽大仙。談笑之間。而識破大道。梅福遇大洞真君。步趨之次。而訣盡天機。歷古非無神仙。以入南州。然修真之士。不遇者。於識人之際。不明也。其或道貌古顏。辯詞利口者。始謂得神仙。慙父地之。常俗之輩。學而不遇一也。或業重福薄。不信天機。輕命重財。甘爲下鬼。錄人纖惡。棄人大善。雖見不聽其言。雖聽不納其理。終無所得。仙凡自隔。遇而不得二也。或博學篤志。切問近思。縱得真訣。自生懈怠。悅須臾厭持。久朝爲夕改。坐望立成。得而不守三也。又况交結狂徒。搜尋異論。廢

時亂日。何以成功。古人上士。始也傳覽丹書。次以通參。所參無異論。以人合道。所師無狂徒。嗟夫。愚而自專。賢而不辯。賤而自用。邪正不分。論議人之去就。不可勝舉也。故古今上聖真人。未修鍊先修養。故曰。沐浴不可當風。若幽室靜房。閉目冥心。平身正坐。使元氣上升。通滿四大。上入泥丸。此真沐真浴。萬倍于外之水火也。又曰。不欲速唾。以損氣。不欲疾步。以損筋。不欲極視。而昏睛。不欲極聽。而傷腎。不欲久立。而傷骨。不欲久卧。而傷肉。多睡濁神。頻醉散氣。多汗損血。力困傷形。奔車走馬。氣亂而神驚。望高登峻。魄散而魂飛。養形之道。安而不勞。勞而不乏。其力靜而不撓。撓而不亂。其氣外有所補。內有所益。然後識五行。以保全冲和之氣。外固內固。真兩皆得趣。可以長久矣。脫頤論蔡幼學論天地之性人為貴。人之所以與天地並。皆一本而已矣。夫苟其本一。則物之盈乎天地間者。宜悉無以異。而豈獨貴於人。然驗其所形見。察其所稟受。則是一也。其散而為是偏。而不全參差而不齊者。則物各有得焉。而人之所以為人者。則不然。嗚呼。斯人也。固豈有所增益而後至者。蓋亦其本然耳。夫惟其本然也。是以與天地並立。而謂之三才。而其充之為聖人者。有以參天地之化也。自斯人不反其初也。則不知所以貴者安在。而後能充之者鮮矣。故夫子示學者以天地

之性。人為貴之說。且天地吾得而見之矣。其孰為之初也。人與物吾得而見之矣。其又孰為之初也。嘗試求所以為天地者。於未判之先。而求所以為人若物者。於有生之始。則天地未判。此一存焉。天地既判。此一寓焉。有天地。然後有人。有萬物。而此一形焉。大抵似相因。而非有以次第也。則人固無以異於天地。而萬物亦何以異於人乎。今夫虎狼之噬嚙。而禽魚之飲啄。鴻鵠之騰翔。而蚊蚋之雜襲。則是物固有殊分。而自適者。鸚鵡之能言。而麟鳳之識時。蜂蟻之有別。而鳥鳥之知愛。則是物固有靈。而有義者。凡其所以然者。意者其必有初焉。謂之非天地之性。不可也。然惟其稟受之睽。而形見之偏也。是以固於天地之間。而與人不相同。反觀諸人。則入而父子。兄弟。夫婦。出而君臣。鄉黨。朋友。發而為喜怒哀樂愛惡敬懼。用而為動靜語默。進退行藏。蓋天下共由之。而不可以離。此特其顯而可見者耳。而其所謂初者。果安在。其獨無所同然者乎。且夫匹夫匹婦昧昧而不知者。其事親從兄之時。則孝悌之心。油然而生。推而上之。則一念之誠。皆足以進於善。而至於生生而不可已。又推而上之。則盡人物之性。而天地之化育。實於我乎賴。而謂之聖人。是其所以然而所由生者。其不謂之初也耶。夫固與物同一初也。而若是其殆不若是。無以立三才之道耶。雖

然均是人也。上焉者為聖人。而下焉者日用而不知。苟聖人矣。誠足以參天地。苟日用而不知也。則雖有是性。其異於物者幾希矣。人見其如此也。則以為聖人固有大過人者。而又不可以一等論。由是率天地之人而自賊其貴。而聖人愈不可見矣。惟聖人謂是貴者。天地之同然也。天地得之以為天地。而人得之。未始不可以參天地。故其所以垂世立教者。不徒曰性相近。而必曰成性。不徒曰性善。而必曰養性。求性之所以善。且相近者。莫切於愚夫愚婦。而所以養而盡其性者。莫若以誠。向使學者致知於其初。而存誠以力行。則習之而日察。履之而日著。其如父子君臣兄弟朋友盡道。其於喜怒哀樂愛惡敬懼也中節。其於動靜語默進退行藏也皆時措之宜。則聖之事。自吾分內。而何異之有乎。夫子之繼斯言曰。人之行莫大於孝。嗚呼。此固其初者也。學者能於事親之時察之。則亦庶幾矣。徐誼論天地之性人為貴。知三才有同然之性。又知君子有盡性之道。而後可與言人矣。夫人也者。稟乎天地而同乎天地。配兩儀而三之。夫孰有貴於此者。物交物而喪其真。於是乎始與天地不相似。紛爭之故起。戕賊之禍興。往往失其所以為人。世之言性者。至是而始無所據。惟君子為能知其初。則知吾所以為人者矣。夫且存而養之。察吾固有之純全。廣大

周流動循其則而使無一用之不盡。極而至於位天地育萬物。無往而不可。則盡吾所以為人者矣。是其為貴。雖夫人有之。而獨於盡性者得之。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。此夫子論性之要言也。自是言之不明也。學者不勝其多端。相持不決。而有異端之論。捷出而乘之。廢棄斯人之所以貴。一切委之渾然。謂人與物同乎一性。無有差別也。而後儒者之功用。所謂率性之道。修道之教者。毫末無所措。何也。覘其生生之原。渾然而無別。固將悠然委聽。若萬物然。視聽言動。不必於禮。心思智慮。一歸於無。聖賢德業。蓋幾於熄。所謂人者。又何有焉。嗚呼。古今論性失其歸者多矣。未有與夫子背馳而為害之極至此者也。告子曰。生之謂性。孟子昔嘗排之矣。孰知未是說之不熄也。飛潛動植。雖同乎一氣。造物之巧。無所加焉。物之為物。生始乎乾坤。而不能同乾坤之用。人之為人。亦生始乎乾坤。而終有以贊乾坤之機。此性之妙。所以獨尊乎人。而與三才並列者也。聖人之論。蓋止於是。而無異說焉。此論一明。則學者之學。有所因而致其力。有所見而造其極。盡其所以為人。而同其功用於天地。此論不明。則學者之學。虛無放誕。高言相誇。失其所以為人。而卒於草木禽獸無擇。君子所不可不辨也。嗚呼。孰能推明此理。以定異說之滔滔乎。夫人之貴也。屈伸同乎天地之闢闔。

動靜同乎天地之晝夜。嘘而春。吸而秋。推而言之。罔或少間。人見其若此也。蓋有本之者焉。天地之本。不容言也。其可見者。形於一元之運。分於陰陽。照於日月。澤於雨露。動於雷霆。凡所以為天地者。皆此性之形見也。人之本。不容言也。其可見者。發於一心之運。為仁義。為文武。為禮儀。三百。為威儀。三千。為參天地贊化育之功。凡所以為人者。皆此性之形見也。有生之初。不為聖賢有餘。不為愚鄙不足。人人有責於己者。此也。世之人。斷喪於嗜慾。顛真乎得喪。三綱五常。散亂紛雜。而所貴者。乃不可考。此豈性之罪也哉。此豈足以與於三才之列哉。惟君子知其可貴也。則於吾身之中。確然有以見天地之全。而盡其可貴也。則於吾身之中。凝然有以具天地之全。使夫人而能致知以察之。自盡以體之。皆自致乎君子之域。則天下皆其人也。皆可貴者也。世固有是理也。大道之行也。以先覺覺後覺。至於人有士君子之行也。則亦有是事也。夫子之言。蓋信而有證矣。夫子之言性。初不多見。曰性相近也。曰成之者性。曰成性存存。雖寥寥數語。而推明此性之尊。初無曖昧不明之處。既而子思有率性盡性之說。孟子有性善之說。與六經之文。探賸索隱之辭。仁義禮樂之具。所以開明乎此性。而防檢乎此性。明白於天下。異論當無所廁其迹也。奈何荀卿為孔氏而有性

惡之說。揚雄為孔氏。而有善惡混之說。韓愈為孔氏。而又有三品之說。夫子之所以推尊斯人之性。而指示天下者。經三說而潰亂矣。三子之駕說。將以明道也。孰知其害道之至此也。雖然。若三子者。未必敢於為異論也。見之不明焉耳。猶有扶持名教之心焉。蓋未廢未脩為之說也。嗚呼。未有若混人物之性於無差別之域。廢吾儒功用者之為禍深且酷也。學者於此。要當相與明目而辨之。王宗度論善擇者制人。談仁義於戰國之世。儒者蓋難乎其言也。夫苟難乎其言也。則儒者於此。亦必有權以濟道者。而入之。庶乎樂於吾之說者。猶可以異其聽。而漸去其習也。夫自源沮流抑末歸正。不即其目前可喜之效。而安之於無所容心。儒者豈不能言之。而時方急於權勢功利之近効。則殆將以吾說為迂也。迂固非知道者之所病。而道之不行。則亦維持王道者之所深憂也。故吾惟毋曲其說以規利。毋捨其道以徇人耳。曉然力辨義信權謀於毫釐之際。而假其制人之利。以婉吾說。而誘其入。則聽之者不逆。而言之者亦不迂。議者乎何尤。荀卿子。屢致意於霸王之辨。而繼之曰。善擇者制人。是固不可不擇王而行之也。然王者之道。豈獨為制人之具乎。噫。吾固知荀卿子之言。在戰國之世。不得不然也。夫嚴於衛聖人之道。而尊王以黜霸者。固儒者之責也。然

徂於持其說之大。一切舉近効可喜之事。植之封畛之外。而不屑言。則時君世主。急於圖功者。且將曰。世務不可問之儒者。此固不知儒之罪。而亦儒者執論之過也。且儒者平日之所學問。之所講明。不欲濟世以求用則已。如其有意於濟斯民也。扶持是君。而充擴是道也。又不幸而生於三代之後。而乃牢執其說。謂仁義之必無近効。王者之必不制人。優游不迫之治。必無斬艾懲創之利。彼無貪於吾之說。而吾略不假借於彼之所覲幸。亦憂憂乎難入矣。其於立言垂教之責。則無負。而權以濟道則未也。昔者孟子之書。蓋判義利。分德力。嚴乎其不可犯矣。而時亦有所寬。而道之入也。有所假。而誘之聽也。委曲其辭。而馴採其心也。教之以為仁。而與之以無敵之名。假制挺撻秦楚之威。以勉其孝悌忠信之脩。屈先王於好色好貨不美之名。以開其與民同欲之意。孟子豈不知拔本塞源。一以正告之為得哉。抑亦因其資。而為之說也。吾觀荀卿王霸一篇。反覆明白。而言之者。不一再而止。何其確於王霸之辨也。及其以制人之說。而為善擇者之功。則又未免震於禦服求勝之事。又何駁於王霸之用也。嗚呼。荀卿子之意。則有在矣。戰國之君。富彊是徂。權力是勝。非可遽然納之於正。而啖其欲也。況道大則難從。効久則易厭。告之難從之道。而又遲其効。以滋其厭。